肺鼠疫來了？

預言3.5億人如落葉紛紛倒下

文｜Edward文鳴

俄羅斯肺鼠疫，就像當年新冠疫情一樣迅速發酵：當地悄悄封控，多家醫院突遭封鎖，美國大使館緊急發出最高級別撤離警報，警告所有美國人必須立刻離開俄羅斯。

公有領域



▲1720年，鼠疫蔓延法國馬賽，造成超過10萬人死亡，那是18世紀初腺鼠疫在歐洲最強烈的一次爆發。

俄羅斯恐慌蔓延，人們開始搶購藥品，並且大打出手；就在此時，傳來另一州發現疫情消息，人們憂心病毒正沿著中俄蒙邊境一線蔓延擴散，50多家航班正在將世界帶向未知的深淵。也許一場人類終極大劫眞的來了。

肺鼠疫病毒是怎樣產生的？它的爆發是偶然抑或人爲呢？今天咱們一起回顧預言家的預言，洞悉它的眞正來龍去脈，後續的惡果與即將會看到的場景。

普萊的預言

2025年年底，泰國靈媒普萊在對新的一年預測中，曾經發出令人震撼的預言。普萊預言，未來的致命武器不再是傳統的炮彈，而是超級惡性病毒。她預言一場針對人類呼吸道器官瘟疫即將在2026年爆發，那是一場來自實驗室的鼠疫，「病毒瘟疫，殺人於無形，很快就來啦，從現在開始就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特別防範。」

更可怕的是，這種病毒的傳播途徑與我們所熟知的呼吸道傳播不同。它是靠著空氣和塵埃傳播，一旦吸入，首先攻擊人的呼吸系統。最初症狀看似普通感冒或流感，可能只是咳嗽發燒，但可怕之處在於無法痊癒。患者一開始以爲是小病，但是用藥也不見好轉，反而迅速惡化。

普萊說這是比新冠瘟疫更加可怕數倍的瘟疫，是「結核病」與「黑死病」的合體，結核病侵蝕肺部、咳血不止；黑死病是中世紀大瘟疫，會導致淋巴腫脹潰爛、全身敗血而死。新病毒結合了兩者最致命的特質：傳染性極強，如結核般透過空氣飛沫散播；殺傷力驚人，如黑死病般迅速讓人體器官衰竭身亡。

患者初期或許只是劇咳不止，但很快可能高燒、皮下出血、嚴重腹瀉，身體機能漸趨崩潰。而傳統醫療手段束手無策，彷彿人體一旦染上，便被按下自毀開關，短時間內臟器衰敗，如同快速衰老一樣。

病毒從哪個地方開始呢？普萊明確說，是從北面的俄羅斯一路傳過來。

在普萊靈界視角裡，爆發的地區呈現「死人就像秋天的落葉遍布地面」般恐怖情景，人們成群結隊死去，數量多到令人麻木，是人們從未見過的嚇人場面，彷彿死神在空氣中肆意遊走，輕輕一揮袖，就收割一大片生命。倖存者們目睹至親好友接連離世，甚至來不及哭泣，因爲下一刻死亡可能就降臨自己頭上。當被問到嚴重程度是否相當於五、六年前那場新冠大瘟疫時，普萊說那是另一回事，情況可能更加可怕。她說，不需要大家都待在家裡隔離，因爲疫情擴散是分批次的，「屍橫遍野」的慘劇會在某些區域率先出現，然後此起彼伏地襲擊不同地區，各地爆發時間並不同步。因此，人類社會表面上仍會維持基本運轉，但死亡陰影將長期懸掛在各國上空，如同多輪波浪反覆襲來，沒有人敢鬆懈。

惡魔配方
AI 黑死病與慢性藥拼接

大約是三年之前，美國預言家布蘭登在直播中說，他在靈界「看見」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未來圖景——一場遠比「新冠」嚴重數倍、死亡人數直逼3.5億的超級大瘟疫，正在倒計時，並將在某年的11月、12月樹葉落下時，掀起狂瀾。

在布蘭登的靈界異象中，這場即將席捲全球的超級瘟疫，其恐怖程度讓2020年的新冠病毒看起來就像小兒科的《兒童遊戲》。

布蘭登明確提到：「神早在2023年，甚至更早以前就向我寫明，會有一種比COVID更嚴重的病毒出現。在未來，它將導致全球超過3.5億人死亡。而且，這絕對不是大自然的產物，它是從實驗室裡人工製造出來的。」那麼，這個被稱爲「惡魔配方」的病毒，究竟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？布蘭登在異象中看到了令人不寒而慄的三大拼接步驟：

第一步：重啓黑死病代碼。幕後的黑暗勢力利用當今最頂尖的人工智能（AI），從14世紀橫掃歐洲、奪走數千萬條人命的「黑死病（鼠疫）」遺留標本中，提取出了古老的死亡代碼。他們用AI對這段代碼進行了「重新優化」與「基因重建」，使其具備了中世紀瘟疫那般極其高效、近乎瘋狂的破壞力。

第二步：冠狀病毒變種外殼。他們將這段重建的黑死病代碼，塞進了一種全新變種的冠狀病毒外殼裡。這賦予了病毒極強的空氣傳播能力和僞裝能力。

第三步：也是最陰毒的一點——靶向拼接現代慢性藥反應。黑暗科學家們在實驗室裡，故意將病毒與人類針對幾種特定現代藥物的DNA編碼信息進行拼接。這些藥物包括：降壓藥、糖尿病藥物、降膽固醇藥物，以及所有與肥胖相關的代謝藥物。

這意味著這是一種定向基因武器！

在現代社會，尤其是發達國家，有大量的中老年人和亞健康人群長期服用降壓藥、控糖藥。而這個病毒一旦進入人體，就會精準識別這些藥物在血液中留下的編碼信息，觸發極其恐怖的過敏性休克或器官衰竭。

布蘭登說：「我看到那些病亡的人，絕大多數都是嚴重肥胖或者患有現代慢性病的人。如果沒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，任何人一旦感染，就等於接到了死亡判決，根本回不了頭，瞬間致命。」而後果遠不止於此，未來的場景令人憂心。

示意圖：NATALIYA SCHMIDT/ ADOBE STOCK



人們衣著體面，卻只能在街頭苦苦等待領取食物配給。

示意圖：TIERNEY/ ADOBE STOCK



布蘭登說，幕後黑暗勢力利用藥物和人工智能設計這種新的瘟疫。

異象中的未來場景

幾天前，布蘭登再次談到這場瘟疫，他描繪這樣一個異象，在異象中，三隻眼睛發紅的老鼠被關在側面帶有小孔的有機玻璃箱內。它們被注射了一種濃稠如布丁般的黃色液體。在觀察中，其中兩隻老鼠迅速死亡，而第三隻則被刻意保留活口，隨後被祕密放生到歐洲。老鼠因爲更加靈活，成爲了這場陰謀中完美的傳播載體。

老鼠進入城市後，病毒開始爆發。在異象中，歐洲大陸的輪廓浮現，病毒如鮮血般蔓延大地。隨著感染率的上升，顏色從淺紅逐漸加深爲深紅。隨後，這片「血色」迅速向非洲蔓延，所到之處天色越發昏暗。畫面中清晰地浮現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臉輪廓，隨後鮮血湧上，將這些面孔填滿。緊接著，病毒侵入中東，越過約旦蔓延至伊拉克和伊朗，最終轉向南美洲。

爲了阻止這場致命瘟疫，所有進出美國的國際和國內航班將被全面暫停。隨之而來的是經濟體系的瓦解：歐元體系率先崩潰，並直接引發了美元的崩盤。整個社會的運轉被徹底摧毀。一家大型食品加工廠在幾週的時間裡，由於工人陸續感染無法到崗，來上班的人越來越少，最終只能在工廠門口拉起警戒線，徹底封鎖停工。

隨著食品和物資的極度匱乏，絕望的人們開始變得暴力。有人手持半自動武器，挨家挨戶地搶劫。在這樣的瘋狂時期，能夠在鄉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、隱藏起自己的食物和水井，成了唯一的生存法則。一旦鄰居知道你擁有物資，他們就會像「羅賓漢」一樣破門而入，將你洗劫一空。

在關於未來的異象中，時間來到了秋天——樹葉開始泛黃凋零。超市和五金店門前，排起了長達兩千多人的隊伍，一直延伸到街角。道路兩旁空無一車，排隊的人們衣著體面，卻只能在街頭苦苦等待領取食物配給。

與此同時，由於醫院人滿爲患，超市倒閉後，其停車場被全面徵用，密密麻麻地搭滿了臨時軍用醫療帳篷。超市的收銀臺擠滿了人，工作人員甚至不得不親自給患者輸液，以幫助他們度過難關。布蘭登說，他們正利用藥物和人工智能設計了這種新的瘟疫，這場規模空前的災難將使過去的疫情看起來「就像在公園散步一樣輕鬆」。

看到這裡，理性會引導我們問一個最核心的問題：這一切的幕後推手，究竟是誰？他們圖的到底是甚麼？

是誰拉動了末日引擎？

誰是拉動末日引擎的幕後黑手？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能夠證明俄羅斯政府存在著故意，但人們有理由去懷疑、去蒐集並研究相關資料，探索眞相，找尋政府有意隱瞞的蛛絲馬跡。

我們首先把時間往前推一個多月。8月24日至27日，中俄剛剛在黑龍江撫遠完成了一場大規模跨境傳染病聯合應急演練。300多人、40多輛應急車輛，中國東北三省疾控隊伍與俄羅斯公共衛生專家共同參加。演練設置了三個場景，其中一個就是「鼠疫境外輸入與跨境聯合應對」。

爲甚麼2026年的聯合演習偏偏把它單獨列成一個核心場景？讓人不安的是：演習俄方出席並致詞的人之一，正是這次出事兒的伊爾庫茨克防鼠疫科研所所長謝爾蓋·巴拉霍諾夫。8月27日，他們剛剛演練完「鼠疫境外輸入」；一個多月之後，參加演習的俄羅斯反鼠疫研究所裡，一名年輕研究人員因爲傳染最嚴重的肺鼠疫的典型症狀——重症肺炎——死亡。

而一個非常相似的場景，讓我們對這裡的巧合感覺到的已經遠遠不只不安了。那個場景，叫做2019年的武漢。2019年9月18日，武漢海關聯合軍運會執委會，在武漢天河機場舉行了一場應急處置演練。大家注意這個時間：2019年9月18日。當時沒有人知道幾個月後，全世界會把「新型冠狀病毒」幾個字念上幾十億遍。三名武漢病毒所研究人員在2019年11月患病並住院，竟然也是防病毒演習後的一個多月。今天伊爾庫茨克再次出現「先演習、後出事」，而且演習單位本身就是後來出事的研究機構。這種結構性的相似，人們自然會重新回頭問2019年那個至今沒有徹底回答的問題：演習究竟只是常規風險準備，還是一種只有系統內部才能看到，甚至即將發生的特殊風險？很多人會說，一個政府怎麼可能故意讓危險的病原體擴散？病毒和細菌又不認國界，最後也會殺自己人，也會破壞自己的經濟，也會傷害官員和軍隊。這個判斷在一個正常運轉、仍然希望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國家裡，那當然是成立的。可如果一個政權面對的是另一種狀況呢？經濟秩序開始鬆動，金融系統承受壓力，社會信心衰退，戰爭無法結束，原本維持統治的政治敘事又越來越難說服人民。

這時候決策者思考的問題，可能就不再是「怎麼讓這個社會恢復正常」，而是「怎麼阻止它按照正常規律繼續崩下去」。

這是一個非常不同的邏輯。正常社會最怕停擺，危機中的權力有時反而需要一次停擺。因爲只要市場正常運轉，很多帳就必須算：房地產企業究竟欠了多少錢，地方政府債務怎麼還，銀行壞帳怎麼處理，失業到底是多少，人口爲甚麼不願意消費，企業爲甚麼不投資，資本爲甚麼離開，一場戰爭爲甚麼打了這麼久沒有結果。這些問題都要有人回答。可一旦進入一場足夠大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態，原本的政治問題會突然得到另一套語言：工廠停產叫防疫，人口不能移動叫公共安全，大型集會停止叫降低感染，邊境封閉叫疾病控制。緊接著甚麼都來了：手機定位、健康碼、人員行蹤，社區管理突然可以被納入同一套行政系統。經濟下跌可以歸因於疫情，民眾生活水平下降也可以被解釋成所有人共同承擔的一場外部災難。

最特殊的是，政府由此重新取得了對整個社會節奏的最高控制權。這就是瘟疫在政治上的特殊之處。說實話，它比軍事戒備那種手段更高明。

因爲軍事戒備拿出來就等於告訴人民：「因爲我害怕你們，所以我要控制你們。」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告訴人民：「因爲我要保護你們，所以你們必須接受控制。」

2020年疫情到來之前，北京正面對中美貿易戰、經濟放緩、地方債務、房地產高槓桿以及香港反送中運動。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，替中共完成了很多在正常政治環境下代價極大的事情。中共在2020年已經向世界展示過這種能力。

今天俄羅斯面臨的問題更加直接：俄烏戰爭已經持續多年，長期戰爭不只是前線每天有多少人傷亡的問題，它慢慢侵蝕一個國家的財政、勞動力、社會預期和政治敘事。你需要不斷徵兵，需要軍工生產，需要控制戰爭信息，需要人民繼續接受生活水準下降，需要企業和地方把資源重新導向軍事需要。

一個面臨戰爭長期化的俄羅斯，如果眞正遭遇一場公共衛生危機，普京會立刻得到一套重新控制人口流動、邊境、集會、信息與地方行政資源的理由。你逃避兵役不行了，逃避兵役的年輕壯丁你跑不掉了；被烏克蘭重創的能源危機，可以再次進入國家統配的狀況而得到控制；甚至俄烏戰場前線也可以體面停火；不滿普京的反對力量也會被有效控制，支持者無法得到聚集。

伊爾庫茨克這個地點選擇，很容易就把中國牽扯進來。這裡有中共在西伯利亞最大的領事館，意味著這裡中國僑民社群發達。

貝加爾湖是中國的境外主要旅遊目的地。但你又怎麼知道這是否正中習近平下懷呢？對於身體狀況明顯不佳的習近平，他面前面臨的是房地產、地方財政、青年就業、人口、內需與私人投資信心都成爲長期問題，搞一場軍事戒嚴都成了最高統治者的高危動作。這個時候，習近平跟普京一樣需要一場瘟疫。